



2006第10期
(2007-3-28 13:56:57)

握儒学。我理解儒学起码包含二方面内容，其一是儒学的经典，被历史上称为“经书”，如“十三经”，这些儒家的原始典籍。其二是在注经过程所衍生出来的不同学说，并由此演变出儒学发展中的不同形态，即所谓的原始儒学、经学中的汉学、宋学等等。第二，充分地吸纳改造包括西学在内的一切对儒学发展有益的学术思想，为儒学所用。第三，紧密结合我国的社会实际，回答一些实现问题，对儒学的当代转型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方朝晖认为，儒学今日复兴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儒学要真正从哲学—知识的话语中走出，就必须回归经学传统；通过读经、习经、研经将一系列儒学价值内化为现代人生活中去，形成一整套符合现代人习惯的修身、践履传统，成为每一个普通的当代人可以在其当下生活中感受到的生命力之源，从而培养出一批现代儒者、儒生或儒家（Confucian），而不是儒家学者（Confucian scholar）。二、从文明重建的角度来思考未来中华文明的样式与含义，也是未来儒学复兴的重要前提之一。儒学需要重建道统，新的道统就是新的文明观，即一个新的中华文明之所以为中华文明的本质特征和逻辑根据是什么，包括它在制度结构、核心价值及世俗生活等方面有何特征，能给今天的世界提供什么样的“样板”。三、从中学与西学关系的迷雾中走出来，认识到儒学与西方现代学术传统的真正结合主要是一个实践中体认和结合的问题，而不是建立一套理论体系来结合；是儒学为人们从事其他活动提供基础性价值平台的问题，而不是所谓“自我坎陷”和“曲通”（牟宗三语）的问题。

林存光从立场、信念与心态三个方面阐述了儒学的当代转化。他首先区分了儒学的时代与时代的儒学，认为所谓“儒学的时代”，亦可称为“儒教的时代”，是指儒学作为一种统合性的官方意识形态或所谓的“国教”对人们的学术思想与文化生活实施着一元化统制的时代；所谓“时代的儒学”，是指被赋予了时代性色彩而与时偕进的儒学。建构“时代的儒学”，不是说我们今天需要什么，儒学里面就有什么，而是说我们必须在坚守和传承儒家基本信念的基础上而又能够积极而富有成效地、创造性地回应时代提出的生存难题与挑战，那么儒学才能真正得以良性地转化和复兴，而这样的儒学也才是我们和我们这个时代所真正需要的儒学。中国大陆的儒家学者要想在儒学创新方面作出自己有益的学术与思想的贡献的话，必须在对儒家基本信念的充分理解的基础上努力对儒学作一种现代阐述，特别是在中国政治与文化的当下语境下来致力于儒学的创新与复兴，既不失掉儒家自身的基本信念与立场，而又能够创造性地回应时代提出的各种挑战，唯有如此，儒学的创新才有可能，儒学也才能在思想文化的多元语境下对自身有一个确切的定位并有资格与人对话。儒家的基本信念有哪些呢？第一，关于个人与社会的相互塑造。第二，关于等级流动的观念。第三，对普遍人性的信念。第四，对社会的伦理分析。另外，儒学的当代转化需要一种理性的意识与心态作为儒学的本质特征之一，宗教性仍然是这次座谈会的一个热点。单就着重探讨了中国人的家庭伦理与宗教情怀。指出，中国人的家庭伦理是建构在几千年来所形成的宗法制宗教传统之上的，虽然当代社会中这种宗教传统的形式不再像历史上那样明显，但是由这种宗教传统所养成的家庭伦理道德仍然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中国人在传统上在家庭里会供奉“天地君亲师”的牌位，以表达他们的宗教信仰和与之相关的伦理价值。“天地君亲师”的祭祀表达了人的生物性的小家庭，人际关系的社会中家庭及人与万物相关联的宇宙大家庭三者之间的“天人合一”关系，其精神有似于西方基督教传统中造物主与受造物之间的“神人对立”关系。在“天地君亲师”的信仰中，所表达的核心精神就是家庭伦理，其特点是“报本返始”。中国人把这种宗教的伦理精神简称为“安身立命”，这个“安身”不是生物学意义的“身体”的“身”，所以“夭寿不贰”，不在乎肉体生命的长短，他在乎的是宗教伦理中“身心”的“身”，这样的“身”“安顿”好了，就可以完成人在个人小家庭、社会中家庭和宇宙大家庭中神圣使命。

刘东超认为，近几年我国学界儒教问题争议的关键是“当代中国是否需要儒教”。这个问题至少可分为两个问题层面：1、作为众多信仰和思潮的一家，儒教是否为当代中国需要？2、作为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主导意识形态，儒教是否为当代中国需要？他的结论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一段时间来看，儒教成为中国主导意识形态既是不太可能又是不太可取的。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说，当代中国不需要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儒教意识形态。儒教作为诸多思潮的一

家为当代中国所需要；但如果期望它成为当代中国主导意识形态，则其必要性和可能性都不太大。当代中国主导意识形态建构绝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绝不是几个知识者议论一下就能完成的工作，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整个社会各种政治势力和思想势力以冷静清醒的头脑、顾全国家民族大局的态度形成良性互动及共同协作，才可能取得较大的、为多数人满足的进步。

长期以来，人们想当然地以为孔子思想是保守的。在这次座谈会上，崔茂新的发言旨在为孔子保守辩诬。他说，这不是对其学说思想作评价，而是发掘孔子文化生命的内在精髓，兼而具有重新审视人类文明发展与文化创新之路的重大理论及现实意义。他认为，追溯孔子文化生命的原生态，才能更深刻更真实地了解孔子，走近孔子。孔子文化的继往开来性、哲学的生生不息性以及人格的持续优化性，铸就了孔子作为一名文化智者和文明先驱的不可替代性。这样就应从思想上，彻底清除长期以来孔子枉担的文化保守之名。放眼全球，西方的民主科学在一定意义上应该为全世界人民所共有，而东方的和谐仁爱同样应为世界人民共有，这样人类的发展才会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孔子的学说将凭借其蕴涵于深层次的普遍理念、智慧、精神，得以继承和发扬光大，继续与人类同行。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综述来自会议论文。座谈会上的即席发言，也十分精彩和富有启发性，可惜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未能介绍。

撰稿人：郭 沂教授

[\[第 1 页\]](#) [\[第 2 页\]](#)

[\[关闭窗口\]](#)